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 到处都是谎言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到处都是谎言

陈源斌

# 到处都是谎言

陈源斌\*

## 1

我没说真话，是我的父亲教的。

我从火灾现场获救，他就编了那么一套话让我记牢，说不管谁来问，就这么说。

我说：“可是……”

“可是什么？你就这么说。”

我明白父亲不让我说真话。他在我很小哭闹的时候就老是扬言我是捡的，要扔回去；后来又威胁夜里把我关在门外，让街上的狼叼走。这些都不是真话。我确实是这个人亲生的。

---

\* 陈源斌 男，1955年生。安徽天长人。1988年毕业于北大作家班。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长篇小说及中短篇小说集多部。其中篇小说《万家诉讼》被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杀人有罪》被改编成长篇电视连续剧。现在安徽省文联供职。

另外，街上没有狼，这座城市圈在公园大铁笼子里的那匹骨瘦如柴的老狼，死了多少年了。我早已习惯父亲不说真话，可我没有想到，现在，他又要我自己不说真话。

我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呀？”

“女儿，你听着，就这么说。”

我只好就这么说了。

## 2

父亲不让我照实说火灾起因。他说我在床上睡着了，大火从里面烧起来，我被浓烟呛醒，马道铨冲上楼救了我。事情不是这样。最初我也在后来被烧成一堆焦肉团的吴廓生的房间。我们住在仓库顶层用纤维板做的简易楼棚里，寒风夹着雪花从墙缝钻进屋咬得人瑟瑟发抖，吴廓生往旧脸盆里倒了一点汽油，点燃烤火取暖。我起身出门回自己屋，在窗户那儿我转头望了望，吴廓生似乎嫌火不够大，又拿瓶子直接往火上浇汽油。

我看见那只能装十斤菜油那么大的玻璃瓶“砰”地爆裂，大火一哄而起将吴廓生全身裹住。吴廓生一下子在屋里跳腾起来，嘴里不停地狂叫。大火烧穿了纤维板墙壁，朝两边扑去，隔壁房间传来吴廓生父母一声接一声的凄厉哀嚎。我站在紧靠北墙的走廊里，身子软得一步也挪不动。这时，马道铨从东边楼道冲上来，夹住我的腰往外跑。

到了外面空地时，我看见简易楼棚烧成了火海，接着“喀嚓”一响整体坍塌下来。赶来的消防警察扑灭了大火，从

废墟中扒出吴廓生一家三口尸体，外面的吴廓生被烧成了蜷曲一堆的焦肉团，里面的吴廓生父母相互搂抱着怎么都拆不开，也被烧成了焦肉团。

我是惟一的幸存者。

## 3

我按照父亲编的那套话，对前来调查火灾起因的警察说了一遍。警察详细记到本子上，问还有没有其他知情人，父亲说有。

父亲指的是救了我一命的马道铨。

父亲说马道铨救了我的命，又奋不顾身地扑向火海想再救吴廓生一家三口，走到二层楼梯口浓烟席卷过来将他呛倒在地，差点被大火吞噬。父亲打算往下说自己闻讯赶到，救出了马道铨，但是警察做了个手势，请他把马道铨叫过来。

警察边问边往本子上记录。马道铨说他是来找我父亲说工作的事的，发现失火冲上二楼，看见一个小女孩正愣在走廊里浑身发抖，便上前一把抱住逃出来。警察问他是否知道起火的原因，马道铨说不知道。警察问他上楼时哪间屋里有火，马道铨说当时走廊里尽是浓烟无法细看，印象中只晓得纤维板隔墙都烧穿了，所有的房间里都是火。

警察合上本子，我父亲连忙催促马道铨说从火海中舍己救人的事。马道铨嘴巴张了几下，又合拢上了。

“说呀，告诉警察同志，你救了我女儿以后，再次冲进火海救人的事。”

“我……”

“嗨，‘我’什么呀，决说吧。”

“哦，我没有……”

我父亲打断马道铨，对警察说这个青年就是这样做了好事不肯说。父亲又向警察讲述起马道铨重返火海想救吴廓生一家的事，可没等讲到编造出的他救了被浓烟呛倒的马道铨这段，警察就打断了他，声明自己是个消防警察，来这儿是调查火灾起因的。消防警察说他明白父亲是想表彰这位见义勇为的好青年，表示将及时向有关部门转告。

“有份事迹材料我们搞得差不多了，能不能帮转一下？”

消防警察说行。他向父亲建议，青年如果是厂里职工，本单位也可以给予必要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是的，他当然是的。”

父亲告诉消防警察，自己就是这儿的厂长，马道铨的老爹是老职工，不幸刚刚病逝，厂里已经开会研究，决定让马道铨顶替进岗，属于在册的正式职工。父亲还说，表彰大会已经通知下去，明天上午八点整，准时进行。

4

我父亲没有对消防警察说真话。

马道铨不是厂里的职工。

马道铨在他老爹病逝后找我父亲说过进厂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他是中午来我家的，我和父亲正吃面条，我看见有个又高又瘦长得像电杆似的人影在门前一晃，我告诉父亲

说有人来了，父亲没在意。可那根电杆在门口一晃又是一晃，这次父亲也看见了，问是谁。来人站在门边自称马道铨，接着说了他老爹的名字，我父亲仰头在想，来说刚刚病逝的就是他老爹。我父亲想起来了，让来人进屋，有话直说。

马道铨就对我父亲说了想进厂的事。我父亲仰脸看了看他，说厂里正要裁员，不可能进入。马道铨俯着头说，厂长，我求您了。我父亲把头直摇。马道铨说，厂长，看在我死去老爹面子上，让我进吧。我父亲还是摇头。马道铨说，厂长，让我干什么在哪个岗位都行。我父亲见马道铨怎么说都不肯离开，忍不住对我小声嘀咕说，用什么办法能叫这个青年人走呢。后来他就笑着对马道铨说，只有一个岗位或许能挪出来。马道铨问什么岗位，我父亲说是厂长这个位置。马道铨听了这话打个愣怔，我父亲笑笑接着说，要不然我让出来让你干厂长成不成？马道铨灰了脸，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出了门。

可现在，事隔没几天，我父亲却当着马道铨的面，告诉消防警察说他是厂里的在册职工，还说厂里研究决定让他顶替进岗的。这不是真话，这是家私营企业，进入裁人没有研究决定这种程序，根本不需要开什么会，我父亲个人说了就大致算数，顶多再向老麻禀报一声，就更稳妥了。

老麻是我父亲的后台老板。我父亲原来在市无线电一厂宣传组编材料，厂子一垮他流入社会游荡，设法傍上了老麻，租下一大一小两座旧仓库，办起这家名叫“麻事达”的调味品厂，生产酱油和醋。

我父亲厂出的“麻事达”牌酱油和醋，主要销往与邻省

交界的周边地区，有个庞大营销网由老麻那边掌握，我父亲这边只管把两样东西造出来送过去，剩下的事就不用操心了。与本地市面上的同类物品相比，“麻事达”牌酱油和醋价格要低两个百分点，它们的外包装却设计得精致悦目，让人一看就忍不住喜欢。只有我父亲私下里对自己厂里的货很不看好，他再三叮嘱我，千万别用这种牌子的酱油和醋。

我问为什么别用。

“我说别用，就是不能用。”

我还是问为什么不能用。

“我说不能用就不能用，干吗问那么多？”

我很想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便从厂里拿了几瓶酱油醋藏好。有次吃面条，就是马道铨上门要求进厂顶替他老爹的那次，我觉得父亲的说话态度不够好，特别是后面对马道铨说的那一句，特别特别恶劣，于是就想跟他找点别扭。那天马道铨离开后，父亲端碗继续吃他的面条，我拿出事先藏好的“麻事达”牌酱油瓶，拧开盖子，当面倒了一些进他碗里，可父亲没有看见。我再打开醋瓶，这次他看见了，吓得一下子蹦起身来，差点带翻了饭桌。

“嗨，你找死啊？”

我问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想害死我啊？”

“我做错什么啦？”

“嗨，嗨，你……”

见我还不明白，父亲四下里张望了一遍，把门关上，再把窗户关上，接着贴住墙听了又听，弄清楚隔壁确实没有人

在家，随后，又逼我发誓绝不对任何外人讲，这才压低声音告诉我其中的真相。

父亲说厂里两种产品的配方原料全由老麻提供，它们可能都不是真货。我问不是真货会是什么，父亲说他也不清楚，不过他听说过市场上有些酱油是拿盐水拌兑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漂亮色料做成的，做醋的原料对外号称是食用醋精，其实是会悄悄腐蚀人五脏六腑的廉价工业用醋酸。父亲承认说，他本人也没有把握，老麻向厂里提供的那些原料，会不会就是这种坑人货色。

## 5

我没想到父亲对消防警察说的话全都算了数。第二天上午，表彰救人英雄事迹报告会如期举行，马道铨以正式职工身份披红挂绿被请坐在会台正中，父亲让我别去学校也坐到台上。八点整，他大声宣布开会，随后掏出一叠材料让马道铨照着念。

马道铨结结巴巴地念了开场白，往下他稍稍流利起来，这一段是说他路过仓库发现火情急冲上楼救了我的经过。念完这段，他喉咙卡了什么东西似的，坐在那里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就是发不出声来。会场静下来，过会儿起了叽叽喳喳声，又静下来，都等着马道铨往下说，可马道铨喉咙依旧卡着东西。他转脸求救般地看着我父亲，父亲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让照着材料继续念。

马道铨说：“可是……”

“可是什么？你就这么念。”

马道铨猛咳几下，总算咳出了声音，他断断续续地就这么念下去。材料里说他救出我后又扑向火海去救吴廓生全家，这些都是我父亲编造的，我父亲曾跟消防警察简略说过，但现在整个细节已经予以充分拓展填补。材料里说，马道铨再次冲进火海的楼梯口被席卷而来的浓烟呛倒，他咬紧牙关让自己清醒过来继续奋勇向前。大火一点一点朝他身边进逼，他无所畏惧地挪动手脚往火海中艰难爬行。他呛昏，清醒。往前爬。他再次呛昏，再次清醒，再次往前爬。他爬呀爬呀爬呀，直到烈火将他团团裹住，这时，后面的同志及时赶到，救出了这位舍己为人的好青年。

马道铨念完这段，像被人勒紧脖子又突然松开绳扣似的喘息几声缓过气来。接着，他又流利了，下面是说他老爹是怎样一个好人，但是马道铨念着念着，就又卡了壳，主要是材料里把各种各样的褒义词一股脑儿堆砌到他老爹身上，会场下面掠过一阵嘁嘁私语，马道铨脖子像是又被抽紧绳扣似的开始打嗝，他的脸一点一点涨红，汗水从头发根那儿直往下流淌。

马道铨当然明白自己的老爹根本没有材料里说得那样好。

他老爹甚至算不上是个好人。

马道铨老爹最大毛病是贪杯，他小偷小摸的陋习也由此而来，这个糟老头儿不要命嗜酒全厂无人能比，他一天三顿中午喝酒晚上喝酒连早晨刚起床都喝酒，有人不止一次看见他蹲在厕所里举着酒瓶仰脖子过瘾。他少得可怜的工资基本

花在这上面。马道铨母亲得病后他没钱再喝酒，从此便偷偷摸摸地喝车间里的醋浇灌自己焦灼的酒肠。班组里的同事劝他不听，车间主任一次又一次警告，他嘴上信誓旦旦还是管不住自己。我听说，有次老麻来厂里视察走进制醋车间，看见马道铨老爹把身子俯在醋缸里，正拼命吮吸个不停。

我父亲将他一把揪住，吩咐拿绳子绑起来，被老麻拦住了。

我父亲边松手边斥责马道铨老爹是不是不想活了。

老麻在旁边说随他去算了。

老麻说：“好啦，就这样，算是我特许的，他爱怎么喝就怎么喝吧。”

老麻说话之前打个手势，我父亲赶紧闭上嘴巴不再吭声。

马道铨老爹从此有了在车间里随意喝醋的特权，不论什么时间干什么活儿有什么人在场，他想喝就喝，喝多少都成。

老麻授意我父亲编了篇文章登在报上，说有位老工人总是管不住自己，天天都在车间里偷喝“麻事达”牌醋，可见这种产品是多么美好多么诱人。文章经复制随同产品发往用户，这个每天嗜醋不止的故事由此广为流传，直到主人公马道铨老爹因病辞离人世。

马道铨终于念到他老爹死去，材料剩下不多了，他的手开始在身上摸来摸去，看样子想找东西擦拭老在不停流淌的汗水，他掏遍口袋也找不到手帕，我便拿出自己的那块递过去，他捏着它一边擦汗一边把下面几行文字迅速念完。

我父亲带头热烈鼓掌，随后又拿出一叠材料，这是他编造出来准备自己念的，主要是说他本人怎么从火海中救出奋

不顾身救人的马道铨的经过。

这份材料比马道铨那份厚好几倍。

我朝那沓厚稿纸瞅了瞅，认定父亲开会实际是想表彰自己。我觉得父亲这么做实在划不来，我的真实想法是，父亲遭遇特大火灾不忙着处理善后事宜，却耗费心机搞这种粉饰，简直是糊涂之极。

我的这种看法，跟父亲的后台老板老麻有点儿不谋而合。

老麻对开表彰会的事极其冷淡。

老麻听我父亲禀告开表彰会的事后，半天没有吭声。我父亲慌了，捏着话筒说老麻以前曾说过英模的良好社会效应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老麻还是没有吭声。我父亲身子开始发抖，他颤着声腔说会议已经筹备就绪并跟消防警察讲过，老麻依旧不吭声。我父亲抓着电话挺直身子等啊等啊，过了足足有五分钟，老麻那边总算开了口。他告诫我父亲，别一有机会就犯编宣传材料时养下的爱虚荣做花样拉空架子这些老毛病。

我父亲胆战心惊地问是不是把会取消，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两分多钟，才正式表态。

老麻说：“既然已经筹备好又对外宣布了，那就开吧。”

我父亲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表彰会实际上没能按原计划圆满结束，他朝马道铨鼓掌完毕，自己拿起材料刚念了个开头，消防警察和另外几个穿警察制服的人走进了会场，父亲兴奋得立即停住，安排腾出正中位置，带领全场热烈鼓掌，恭请来宾上台入席。有个警察晃晃悠悠走到跟前，递过一张纸来，让我父亲在上面签个字。

我父亲签好名字，顺眼看了看，顿时，他就像被顷刻之间抽干了全身的血似的，脸色变得比手里捏着的那张纸还要惨白。

警察递过来的是张逮捕证。

随后锒光闪亮“喀嚓”一响，他被戴上了手铐。

## 6

我父亲被控犯有重大火灾责任事故罪和玩忽职守罪，法院经开庭审理裁定两项罪名全部成立，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父亲被捕判刑后，“麻事达”调味品厂散了。

父亲从监狱里带出话来，让所有的工人散伙回家。他还捎了一句给我，要我这段时间回乡下老家呆几天，等候他的消息。

我花一整天将东西收拾停当，剩下的时间就用来想还有哪些事要做，想来想去觉得该跟救命恩人马道钺告个别，傍晚我就去了他那儿。

马道钺住在他老爹原来那间平房里，我敲门进屋，他正弯腰吭吭哧哧捆扎东西，小屋里只剩下床上棉被和铺垫没动，其他物品都拾掇在一堆。我说自己是来告别的，明天要回乡下老家去。马道钺低头边拉动绳头边说他也是明天离开。

我问马道钺去哪儿，他说他打算朝着南边城市一路过去，看在什么地方碰上好运气找个活儿。说话之间他手中忙好了站起身来，请我在床边坐下，我不得不仰着脸才能跟他交谈。

这时我才发现马道铨个头儿足足有一米八五以上，估摸自己站直了也只有他一大半高。

我站起身，果然只够到他的胸口。马道铨今年二十三岁，比我整整大六岁。可他这会儿在我眼里仍然不像个成年人。我的意思是说，尽管他长得高头大马，却有着大男孩看见小女孩总是不好意思的那种羞怯神情。

“你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

“你是不是打算永远不回来了？”

“不知道。”

我想说声“再见”出门，可身子僵硬着原地没动。有种酸酸的感觉从我内心深处冒出来，一点一点漫布全身钻进血管渗透骨髓，我想，是眼前这位大哥哥冒着浓烟烈火救了我的命，此时此刻，离我最近的世上亲人也只有他了。

我忽然哇哇大哭起来。

马道铨手足无措地望着我，他嘴巴不停翕动自言自语地叽咕说我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孩确实可怜，接着他眼眶里也有泪水开始打转。这时我已经哭得差不多了，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明白我抑制不住痛苦流泪的真正原因了：我哭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父亲。我停止哭泣擦干眼泪告诉马道铨我的想法，他点了点头说，他也觉得我父亲被捕判刑挺不幸的。

我知道马道铨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并不是哭父亲的被捕判刑。

父亲从监狱捎话让厂子散了大伙回家，说是自己的决定，一个字也没提到老麻。他被押上法庭受审时，也没提到老麻

一个字。

我坐在旁听席聆听了整个庭审过程，父亲开口就声称自己是厂长，应该承担酿成吴廓生一家灭门惨案特大火灾的全部刑事责任，他没提老麻，一个字也没提。检察人员问有没有其他负责人，父亲说惟一的中层干部吴廓生父亲烧死了。检察人员说不是问中层干部，而是比他更大的人，父亲说自己最大。检察人员说已经调查过工厂的投资背景，当初办厂时竟然没用一分钱银行贷款，父亲说是用自己的钱。检察人员说你一个下岗工人钱哪来的，父亲说是借的。检察人员问借谁的，父亲不说。检察人员问，是不是有人以借为名躲在背后实际操纵当老板，父亲说没有这么回事。

往下，检察人员差不多就要点出老麻的名字了。检察人员说，我们怀疑幕后另有其人，你在前台只是个傀儡，父亲说，我不是傀儡。检察人员说，我们有理由认定你什么责都不敢负什么主都做不了。父亲说，我当然能负责当然敢做主。

我父亲的话都不是真的。确实是老麻拿钱以借我父亲的名义办厂，让他呆在前台做冒名厂长，我父亲真的什么责都不敢负什么主都做不了。看我父亲平时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我简直怀疑他即使克制不住要打个喷嚏，也会拼命忍住先看看老麻脸色。可是，在庄严的法庭上他却不肯说真话，哪怕检察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公开暗示，我父亲他就是不提老麻一个字儿，就像是他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就像是世上根本没有这个人似的。为了不提这个人，我父亲面对法官红嘴白牙张口闭口，说的都是谎言。

想到这点我就忍不住要哭。

我在马道铨面前痛苦流泪就是哭我父亲总是不说真话。

我说：“人为什么要撒谎呢？”

马道铨问：“你是说我吧？”

马道铨误认为我是责备他念那份编造出来的事迹材料，没等我解释，他就承认自己急于找个活干别无选择，只能厚着脸皮面对大庭广众念材料上的那些假话。他说了公然说假话时是多么痛苦难挨。马道铨形容说，当时就跟扒光衣服站到众目睽睽之下拿刀切割自己身上的肉差不多，念他重返火海救吴廓生全家那一段时，犹如换了把缺口斑斑的钝刀，念他老爹如何如何好时，则如同往钝刀上洒过辣椒水，再朝自己痛下杀手。

我告诉马道铨能理解他的感受，因为我有过切身体验，譬如那次按照父亲编造的话对消防警察说火灾起因。我说，无论自愿撒谎还是被逼撒谎，都不是什么好受的滋味。

我问：“人活在世上是不是非得撒谎不可呢？”

他说：“我得仔细想想，才能回答你。”

马道铨站着陷入深思。我仰头看着他想。他想了一会儿坐在床边，我稍稍低头还是得仰脸才能看他，终于他想好了，说人在世上若是不撒谎，非常非常难，几乎做不到。

他说除了故意撒谎、受胁迫撒谎和习惯性撒谎这些，人还有不得不撒谎的时候。他举例说，假如你的长辈得重病没几天了你这时去看他，你只能安慰他说什么事也没有，你无论如何都得对自己濒临绝境的亲人说这些不得不说的善良的假话。

我琢磨着这些话，觉得他说得全都在理。

随后我脑袋一热，就兜底倒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那种想法。

我对马道铖说，撒谎的人恐怕只有大半个身子活着，人还有绝对说真话的那么一小部分，它要么被遗忘要么丢掉了。我说，自打能记事以来，我老是觉得自己只有大半个身子在世上晃悠。

“你真是这么想？”

“是的，我认定自己只有大半个身子活着。”

看得出来，马道铖听了这话十分震惊，就像当初我震惊自己小小年纪竟然冒出这种想法一样。过一会儿他从震惊中清醒过来，问我怎么萌生这种想法的，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有一度我怀疑，是不是身边谎言太多由此激逼而生，但是没有绝对把握。我告诉马道铖，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种想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听了我的回答神情开始变化，看着我就像小男孩面对大女孩那般局促不安。我紧盯着他，悄悄咀嚼着他脸上变化不定的神情。我们两个坐在床边一声不响，过了好久好久，后来，马道铖慢吞吞地开了口。

他说我刚才的话，一下子掀翻了他的内心深处。

7

我下乡没到一个月，父亲就打电话让我回来。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厂里。我问哪个厂，他说当然是“麻事达”调味品厂。

父亲这次没有骗我，见面时他确实呆在厂长室里，毕恭

毕敬地抓着话筒，把头点个不停。

父亲正在接听老麻的电话。

父亲嘴里从头到尾都是“是”、“是”、“是”，他总算说完放下了话筒，接着告诉我说，他被押解到劳改农场的第二天，就被弄了出来，用的是因病保外就医的名义。

我父亲据称患有肝硬化且进入晚期，具备这种症状的病人最多活一到两个月。我看过父亲递来的诊断书复印件，再抬头看他本人，除了这些日子关在牢里脸色稍显苍白外，我敢下保证，他不但肝而且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舒坦，看他精神焕发的模样，活个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根本不在话下。

是老麻救我父亲出狱的。

父亲提到老麻时，口气里又多了一层敬佩。

我父亲认识老麻得追溯到他在原无线电一厂编宣传材料，老麻那时也干同样的活儿，只是他俩之间的距离犹如我父亲呆在摩天大楼底层而老麻徜徉在顶端，有次我父亲被抽调上去编某重点材料，他有幸听老麻莅临材料组讲了十分钟话，当天晚上，父亲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提起老麻的名字，不由无限敬仰。

我父亲认定老麻是他有生以来共处过一屋的最大天才人物，他一次又一次回忆老麻说话措辞口气手势以及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还细致入微到老麻的许多生活细节。父亲总是重复老麻用一根指头拨号打手机的事，说老麻将手机放在左手掌心里用左拇指直接拨键码就能跟外面通电话，父亲感慨说，他本人曾经悄悄练了两个多月，却绝对无法掌握这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高超技巧。

有一阵父亲不提老麻了。

老麻犯事进了监狱。

老麻犯的是在那个位置上不小心就会跌倒的事。

我父亲下岗后，流入社会晃荡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忽然又提到老麻，他说老麻已经出狱并且把另一番事业做得轰轰烈烈，父亲恢复了以前的崇拜口气，说老麻在现在的行当里，杀伐决断无人能及仍然堪称高手，父亲赞叹说，港台影视里的那些黑社会狗屁老大跟老麻一比，简直什么都不算，连跟班提鞋也不配。

父亲就傍上了老麻。

父亲相信老麻会罩定自己。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的想法确实很有道理：“麻事达”调味品厂遭遇特大火灾父亲被控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刑没几天，老麻果然就设法救他出了狱。

我听父亲说了被救经过，有句话差点脱口而出。

我想说的是，父亲跟着这个老麻肯定哪天还得回到监狱里去，甚至会陪着这家伙一起同归于尽烂掉，可我当然明白这话一旦出口，父亲绝对要暴跳如雷。

这是一句真话，不是想说就能跟谁说的。

我想，如果自己憋得难受非说不可的话，恐怕也只能找个僻静的地方一个人说。

想来想去我就去了马道铨原先的住处。

离开父亲后我心里实在堵得慌，我不想让自己这么活活憋死，准备朝着那间空屋大喊大叫一阵，把心里话痛痛快快完全彻底倒出来。我面对着平房两腿叉开摆正姿势，然后深

深地吸进一口长气，打算像模像样地吼它那么一吼，真是没有想到，不等我把吸进去的这口长气吐出来，我就听见屋门“吱呀”作响，有个电杆似的人影竟然在里面一晃。

这个人当然是马道铨。

马道铨几天前就回来了。

我走进门，仰脸看了看，差点不敢相信站在跟前的人就是马道铨，他脸色憔悴得像朵鲜花被一场暴雨打得蔫头耷脑，靠鬓角旁边还多了一条蚯蚓似的伤口。一开始我还真以为是条红线挂在那儿，举手想拿掉它，结果，我踮起脚捏住指头往上面拈了一把，疼得马道铨直打了个哆嗦。

“这是怎么啦？”

“别提了。”

“到底怎么啦？”

“唉，真是别提了。”

马道铨说他中了别人的暗算。

他让我在床边坐下，然后从头说起了这番遭遇。在我看来，马道铨已经变了个人，我指的是，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就像是游戏机里高速公路清道车似的横冲直撞个不停。他说他那天往南一路过去连连碰壁，最初他跑过两天化妆品登门销售可一分钱工资没拿还损失掉一百元风险金，接着他应聘一家婚介所干的却是“男托儿”就是会见交了费的女客户立刻甩掉结果他没干好还是没领工资就被炒了鱿鱼，随后有人雇他往街头电杆张贴那种只有呼机手机号码没有其他内容的广告但他立刻发现这是个制贩假文凭假证件团伙吓得赶紧脱身溜掉……就在他身边的钱用得差不多走投无路之际，有个十

分诱人的活儿突然落在了头上：有位老板聘用他当随身保安，具体工作只需陪着一道出差即行，马道铨觉得这活儿对有着一米八五个头儿的自己简直再合适不过，他故作矜持地考虑一会儿看对方西装革履神情庄重给的工资也很公道，赶紧一口答应下来。

马道铨就拎起老板的赭黄挎包从劳务市场跟着去了火车站。

马道铨没问赭黄挎包装的是什么。

他不知道包里有假钞。

过安检时结果出了事情。

他在安检机器跟前碰巧遇到另一个也拎着赭黄挎包的旅客，出事时那人恰好走在前面，两个保安把手悄悄伸到屁股后头捏住电棍问包是谁的，蒙在鼓里的旅客说是他的，保安随即举起电棍兜头砸将下来，旅客应声倒地。趁着这个空当，马道铨扭转身子往前急走几步混进人群，才得以脱身。他喘了口气，冲到软卧室找先去候车的那个所谓的老板，已经没了影子。

马道铨留在当地没走，他看见报上登出拎赭黄挎包旅客经重放现场录像得以澄清，这才放下心来。他把事情前前后后想了又想，认定假钞贩子车票虽然是往我们这座城市来的，但中途出了事可能还在当地，于是他就一连三天在大街小巷转悠，事实上他的估计还真有道理，最后这天晚上，他俩竟然在一个僻静的街角撞上了。

马道铨上前一步将那家伙掀倒。

那人当然矢口否认。

马道铨拿出了特地带在身上的那把刀，他用刀磨蹭着对方脖子，扬言说要就地宰了对方，假钞贩子一下子软了下来，开口供认说，自己的老大就在他俩准备乘车要去的地方。

我说：“他说什么，贩假钞团伙头目在我们这座城市？”

马道铨说：“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马道铨也不相信假钞贩子的话，他准备再往下细问，可那家伙趁他摇头的空当，突然翻转身来夺刀刺伤他的脸，趁着黑暗逃跑了。

马道铨没敢报案，他在当地继续到处转悠，却再也找不见那人了。后来他在当地城乡结合部偶然发现有卖“麻事达”牌酱油和醋，最初认为是老产品，可仔细一看日期没出一星期，便试着往这边打电话，结果一拨就通了，是我父亲的声音。

于是马道铨就回来了。

厂里的工人都回来了。

8

马道铨顶替他老爹进了制醋车间。

大约过了一星期，我有事去厂里找他，刚进车间看见有人弯腰把头伸在醋缸里，一瞬间还以为是马道铨老爹呢，可我转念想了想又觉得不对，因为老头儿早就死了。

我走近跟前，好奇地往醋缸里瞅了瞅。

没想到这人竟是马道铨。

马道铨就像他老爹活着时一样，他嘴巴噙进醋液里，一

个劲儿地往肚里吮吸个不停。

“嗨，嗨，你找死啊？”

“怎么啦？”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到底怎么啦？”

我看见有人进来，赶紧闭上嘴巴。我想自己一定着急把脸给涨得通红，因为马道铖朝我瞅了瞅，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说还没见我发过这么大火，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打个手势让他跟着走，他赶上几步到了门外，可门外也有人。我又打手势让他再朝远处走，这次他停在原地没动弹，提醒我说这会儿他还在班上呢。我只好返回来，叮嘱他晚上在屋里等我。我告诫他，在晚上见到我以前，千万千万别再干刚才往缸里埋头吃醋那种蠢事。

晚上我去了小屋，张口就问他什么不能喝，非得往肚子里灌这种东西。马道铖又问怎么啦，我说，你得先说出干吗这么做，然后我再告诉你。他说有点不方便，我追问什么不方便，他忸怩着不肯开口，我看见他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大男孩面对小女孩有点儿不好意思的神情。

于是我就硬逼着他说。

我告诉马道铖，今天他无论如何都得说，不说不行。

马道铖挠着头想了好长一会儿，后来他咂巴着嘴说，可能自己是染上了他老爹嗜醋如命的毛病，他说他每天上班总是忍不住想把头往醋缸里伸，刚才也是这样，他正在往一只大木桶里勾兑醋液，不知不觉之间，放下了手中的活儿，将嘴巴伸进了醋缸。

我觉得他说的不是真话。

我敢肯定他说的不是真话。

他刚才想来想去想了那么久，说话语气迟迟疑疑，一听就明白他是现编现说，谁都不会相信，不过，眼下我没有心情跟他纠缠这些。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喝多“麻事达”牌醋会死人这件事。

“不可能。”

“是真的。”

“绝对不可能。”

“绝对是真的！”

马道铨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弄得我眼睛阵阵发晕，他问我此时此刻是不是只有大半个身子在世上晃悠，我一时蒙住，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又问我把另一小部分身子丢在哪里了，我又蒙了一下，随即清醒过来，我很快意识到，他是在提醒我上次讲过的话，当时我说的是：撒谎的人只有大半个身子活着，而绝对说真话的那一小部分，被丢掉了。

我明白过来了：马道铨是绕着弯子指责我撒谎，他的意思是说我刚才说的不是真话。

我说的的确确是真的。

他仍然把一颗头摇来摇去，就是不肯相信。他告诉我说，不让喝他可以不喝缸里的醋，不过，我完全没有必要编这种谎话来吓唬他。

我仰脸瞪着他愣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没想到说句真话，有这么难。

后来我就建议不妨当面做个试验。我连说带比画，他总

算有点明白我的意思了，同意跟我合作。随后，我让他回车间悄悄弄点造醋用的那种称作食用醋精的原料来。我提醒他说，别拿那些反复冲兑稀释过的，一定要浓度最高最纯的那种，他立刻按照我的吩咐做了。

我找了块白布，往上面倒了一点刚拿来的东西，然后告诉马道铨，这不是所谓的食用醋精，而是会腐蚀人五脏六腑的廉价工业用醋酸。马道铨看看我又看看白布再看看白布上的液体，还是摇头不信。就在他把头摇个不停的当儿，那块白布的中央慢慢洇出了淡褐色，随即逐渐加深，变成一片焦墨。这时，马道铨不再摇头，安静下来好像陷入了沉思，我也像他一样闭紧嘴巴不再说话。我们两个静静地坐在床边，盯着白布一声不响。我俩竖起耳朵，听着手表的秒针嘀嗒嘀嗒往前走着，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白布中间那块色彩变成了枯黑，我拿起来递给马道铨，朝他比画了一下，我的意思是让他往上面试着戳一下。马道铨拿眼看看白布，然后用手指往中间焦黑处轻轻一顶，他真的就把它给戳穿了。

马道铨突然跳起身，朝我嚷了起来。

他让我马上离开，有多远滚多远。

我逃出门时，听见他还在屋里嚷个不停。

他说他现在晓得他老爹是怎么死的了。

他嚷着说要向政府举报。

他说他要把我父亲重新关进监狱呆在那里一辈子也别想出来。

马道铨第二天清早改变了主意。

马道铨在朦胧晨光中敲开了我的窗户，他说他知道我父

亲早起锻炼此刻不在屋里，然后，就开始道歉。他说昨晚不该朝我发火，他坦诚承认自己想了一夜，翻来覆去左右为难。不容我有半点插嘴的空当，他一股脑儿把憋在肚子里折腾了一整夜的话都倒了出来。他说他绝对不能容忍我父亲继续造假醋作恶害人，可我父亲进监狱我就会孤苦伶仃十分可怜，他说他实在是进退两难，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马道铨终于把话说完了，我穿好衣服走到窗前，轻轻咳了两声，想让自己说起话来尽可能清楚些。我告诉马道铨说，我父亲后面有个老麻，造假醋的原料工业用醋酸是老麻提供的，厂子也是老麻开的，我说我父亲其实是个傀儡，什么主都不敢做，什么责都不能负，哪怕芝麻大一丁点儿事，我父亲他都得先看看老麻的脸色。

“老麻是谁？”

“老麻就是老麻呀。”

“他住哪儿，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不出来，就实话实说地告诉他，我经常听父亲跟老麻神秘地通电话，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个人的面。

马道铨没有吭声，我听见窗户那边有格格作响的声音，弄不清是马道铨在咬他的牙齿，还是他拿手抓挠窗台下面的墙壁。过会儿声响停止了，我伸头四望，外面已经没了人影。

中午放学时，我找马道铨没见着，往回返的路上，我看见几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在厂里转来转去，向人打听我父亲。我赶紧回家，父亲不在，我一屁股坐下来，心里有点儿犯嘀咕，拿不定马道铨是否忍不住提前向政府做了举报，就在这时，床底下传来噼噼嚓嚓的响声，我看见父亲一身尘土从席梦思床

底下爬了出来，他趴在地上，面色惊慌地问我警察走没走，我说走了，父亲这才松了口气，站直了身子。

父亲说他刚才真被吓坏了。他最初以为警察是来抓自己回监狱的，慌不择路只好一头钻进床肚里，后来听他们开口向人询问，才明白是场虚惊。可他又怕引起警察疑心，只好蜷在席梦思底下，一直呆到现在。

警察是来抓马道铨的。

警察声称得到举报，有个贩卖假钞的青年疑犯在附近出现过，其特征是一米八五往上个头儿，鬓角有条红线似的新伤痕，年龄大约二十四五岁。听了这些话，厂里的人当然明白被警察追捕的人是马道铨，可是谁也不愿出头乱说，他们众口一词，请警察直接找厂长。警察找到厂长室又找到我家，都没见着我父亲，稍作停留后，只好快地离开了。

当天晚上，我听见沙子击打窗户的声音，赶紧溜了出来，在僻静处跟马道铨见了面。

马道铨说他被人陷害了。

他说就是上次那个扮作阔老板的假钞贩子害他的。

马道铨告诉我，他大前天曾在街上看见一个很像那家伙的人，急赶几步追过去，可对方晃了一晃，不见了。当时他还以为是自己看花眼了呢，从今天发生的事来看，明摆着是那家伙先下手为强，向警方举报来陷害他。

我问马道铨能否主动投案，把事情说说清楚，他摇头说绝对不能这么做。他的理由是，那次过安检是他一个人拎的赭黄挎包，若是重放现场录像，他哪怕浑身是嘴，恐怕也无法辩白。我担心地问他往下该怎么办，他说除非抓获那个蓄

意陷害他的假钞贩子，澄清事实真相，否则他根本没办法洗清冤情。

马道铨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

他朝我挥挥手，向黑暗中走去。刚走两步他又回转身来，他面朝我喘了口气，说在离开之前，有句话想告诉我。

我在黑暗中把头点点，仰起脸等着听他说。

马道铨沉默了片刻，然后一字一顿地开了口，他说他一直在不停地琢磨我那天说的话，他指的是，我认为撒谎者活在世上身子实际上是残缺不全的这种想法。

他再次告诉我，我的这种想法真的使他震惊不已。

他说自打那天起，我的奇异的想法的确确实掀翻了他的内心深处，从此没有平息过。

他说完以后，我们两个人静静地站着，我仰着头，他俯着脸，我俩透过浓重夜色，模模糊糊地相互凝视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的誓言是脱口而出，出自肺腑的。

后来我俩不谋而合地发了誓。

我们的誓言是：一定要把不说假话的那一小部分身子找回来，让自己恢复成一个完整的人。

“至少我们两个人之间，不要撒谎。”

“好吧，我俩说真话。”

老麻让我父亲再物色一个在车间里忍不住吃醋的工人。

父亲向老麻稟告说，那个继承自己老爹吃醋的青年失踪了，老麻问出了什么事，父亲说警察来厂里打听过了，他们怀疑青年是假钞贩子。

“你说什么？”

“警察说他是贩卖假钞的嫌疑犯。”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老麻问青年名字，父亲说叫马道铨。老麻问年龄长相特征，父亲说二十四五岁，个头儿一米八五往上，鬓角那儿有条红线似的新伤痕。老麻问完，又仔细核对了一遍。

老麻说他要抽空过问一下，看这是怎么回事。

没过几天，马道铨半夜悄悄回来了，我一听窗户响，马上翻身而起，到僻静处刚见面，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以前在车间里偷偷吃醋，到底是怎么回事。马道铨没有回答我的话，他只顾问警察来没来过。

我说又来过一次后来就不来了，随后，我把话题转了回来。我问他，是不是我父亲给钱硬逼他假装在车间里忍不住吃醋，充当他们产品宣传形象的。看得出来，马道铨有些犹豫不决，他把头点点，又摇了一摇。

我问他这算什么意思。

他嘴巴张了两下，然后告诉我说，我父亲确实付了钱，但是没有逼他。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偷着吃醋了。我惊讶地问，难道他真的染上他老爹嗜醋如命的毛病了，马道铨再次摇头，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到底是怎么啦？”

“我能不能不说？”

“嗨，别忘了约定：我俩之间绝对说真话！”

马道铨嘴巴被堵住了，可他还是不想照直说话。他磨磨蹭蹭地问，能不能以后再告诉你？我说，不成，你现在就得说，而且必须说真话。他嘟囔说，我自己实在说不出口呀。我说，好啦马道铨，只要是真话，不管是什么哪怕措辞多难听内容再糟糕，你说了都没事，我都不会责怪你的。

就这样，在我的咄咄相逼下，马道铨只好开了口。

他竟然说吃醋是为了自己不想女人。

“你说什么？”

“这是真话。”

马道铨声称自己说的是真话。就像上次大清早敲窗户说话一样，他把心里话打枪似的一股脑儿不间断地朝我喷射过来。他说他半年前有了梦遗脸上还长了叫做青春痘的红疙瘩不久就被那种梦骚扰，梦里他站在夜总会门口有女人嗲声嗲气一声接一声唤他名字，他身不由己跟进里面眼看着对方一件一件脱光衣服把精赤的肉体贴过来，自己也急切地迎上去，然后他蓦然惊醒，一身大汗，内裤粘湿，悔恨不已。可不久这种令人厌恶的梦境又会重现，他说有次他竟然没做梦白天丢了魂魄似的真的去夜总会跟前转悠，他说，就从那天起，他总是惊慌失措恐惧不已，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在车间里偷偷吃醋，以此来拼命压抑总是攥住他不放的那种可耻欲念。

我疑惑不解地说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照我的想法，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只有对异性经过相互接触产生好感非常眷恋，对方才可能进入自己的梦境。马道铨的语气稍稍放慢了下来。他说他从小也是这样想的，而且别人都这么说，报

纸电视电影里也都是如此描绘的，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却根本不是这样。我听着听着心中突然萌生了怒火，我气愤地斥责说，你马道铨真让人难以理解，竟在梦里随随便便让陌生女人近身，而且还在那种肮脏场合，还是那些淫荡女人。马道铨咂着嘴巴承认说，他也曾一度认为，自己内心有如此恶劣念头，也许是最无耻最卑鄙最不可救药的男人，可仔细回想，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该算是个坏人，然而这种事情又的确确实发生了。说到这里，马道铨显得有点儿语无伦次，他停住，喘了口气，说他现在对我说的，全是真话。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我担心地问他会不会管不住自己，哪天真的走进那种地方去。

马道铨在黑暗中仰起头，半天没说话。

我等了一会儿，觉得自己的脑袋突然间又热了起来。

我脑袋一热，心里的想法立刻夺口而出。

我说：“马道铨，你亲我一下。”

他问：“你要干吗？”

“亲一下，就一下。”

“你先说你要干吗？”

我没想到自己会不顾一切地嚷了起来，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像马道铨刚才那样打枪似的说话。我嚷着说，马道铨你千万别沾那些肮脏女人你应该找个心爱的人如果实在找不到那你就耐心等着别看我年龄还小可过几年就是大姑娘了。

我朝马道铨嚷道，你要是愿意，就等我吧。

在我的叫嚷声里，马道铨从黑暗中慢慢朝我俯下身来，可

就在他快碰着我时，我突然拿手挡了他一下。

我要他拿定主意了再亲我。

我说：“马道铨，我要你说真话，你得发誓：永远别碰那些坏女人！”

马道铨没有发誓。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低头往我脸上啄了一下，迅速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

马道铨走后第三天，“麻事达”调味厂被查抄了。

在此之前，我父亲收到了一封信。

父亲打开一看，就跳了起来。他抓起电话又放下，放下电话又抓起，接着往椅子上坐了又站，站了又坐。我恰好在场，看见父亲拿着信就像捧了个炸弹，在屋里惶急不安转悠个不停。我忍不住朝那封信偷看了一眼，是街上随处可见的文具店里的那种横线稿纸，用碳素墨水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信中说，“麻事达”牌醋是用会腐蚀人五脏六腑的工业用醋酸造的，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写信人声称已经向政府举报，要不了一两天，肯定会来人查抄。在信的末尾，写信人甚至还细心地为我父亲指明了今后的方向，对方说他已经知道这家调味品厂的后台老板，是一个名叫老麻的人，这个厂实际上就是老麻开的。写信人奉劝我父亲，别当别人的替罪羔羊，放在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主动揭发老麻，二是在查抄之前，立刻带着女儿逃走。

这封信没贴邮票，是直接放在父亲办公桌上的，它的封口处，插有一根鸡毛。

我一看就明白出自马道铨之手。

我父亲选择了第二条路。

查抄人员出现时，父亲带着我以最快速度逃出了厂外。他在附近停了下来，领我上了工厂围墙外的一幢楼上，居高临下朝厂里偷看。我不明白父亲在做什么，问他干吗不快点走，父亲信心十足地打断了我的话，他说，有什么怕的，一切有老麻罩着呢。我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人来厂里查抄呢。父亲依旧满不在乎地说，这帮人最多拿封条把工厂封了，只需老麻打个电话，什么都能搞掂，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父亲看着看着脸色变了。一共来了三拨子查抄人员，都穿着制服，只是颜色式样稍有不同。这帮人刚来时到处找厂负责人，这会他们把车间里的工人召集到一块，宣布说已经查实这不是一家正规工厂，而是典型的情节极为恶劣的制假窝点，将立即予以捣毁。很显然，我父亲的估计过于乐观了，查抄人员并没拿出他说的什么封条，而是直接用铁锤砸开车间和仓库的大门，就在铁锤咣当咣当的敲打声中，四辆解放牌重型卡车打外面轰轰隆隆开进院子里来。

所有的“麻事达”牌产品和原料都被弄上了大卡车。

所有的机器也弄上了车。

我看见父亲身子一点一点软了下去。

父亲拿双手捂住了眼睛。

父亲的嘴巴里发出了呜呜呜的像小动物嚎叫似的声响，他嘟嘟囔囔地说，嗨，没想到这帮人动真格的了。

他说这下可完了。

我父亲挣扎起身子，带着我赶紧下楼再逃。到了他事先找好的藏身地点，已经是晚上，父亲立刻把门关紧窗户封严

灯光熄灭，然后，他抱紧自己的头，钻进被窝瑟瑟发抖，他就这样度过了一整夜。

当天夜里我做了噩梦。

梦里我回到了失火现场。

我梦见寒风夹着雪花从纤维板墙缝隙钻进屋里，咬得人浑身打颤，吴廓生就用汽油倒在旧脸盆里，点燃烤火取暖。他还嫌火不够大，端起瓶子直接往火上烧汽油，当油跟火接触的一瞬间，大火一蹿而起，整个房间变成了一片火海。就在这片熊熊燃烧的火海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有人张开四肢，腾挪跃动，怡然自得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一点没错，我梦见的真是这种场景，有人在火海中纵情恣乐，蹁跹起舞。

我最初以为这个人当然是吴廓生，可瞪大眼睛细看，却根本不是。

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

于是我以为是我父亲，可仔细再看，也不是。

这个人竟然有点儿像马道铨。

这个人的的确确就是马道铨。

我一下子管不住自己，朝他大叫大嚷起来。

我说，马道铨，失火了你快走呀。他不听，只顾晃动身子腾跳。我说，马道铨，你得离开呀。他还是跳。我拼命叫起来，说马道铨我求你了，快点逃吧逃吧逃吧。他仍旧不停地跳。绝望一阵接一阵朝我袭过来淹没了我的全身，随后，有种声音夹杂着一种味道钻进了我的耳朵和鼻孔里。我听见的是烈火烧灼脂肪的“吱吱吱”声响，我嗅到的是那股令人作

呕的烤焦了的人的肉体的味道。

这时我醒来了。

10

父亲被我噩梦惊叫声吵醒，他在黑暗中蹦坐起身，瞪圆了眼睛，好不容易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往下，他再也睡不着，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天亮。

我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问干吗不抓紧动身。

他问：“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应该赶快离开呀。”

他问我去哪儿。

我说哪儿都成，反正离开这座城市越远越好。

父亲摇摇头，说自己属于服刑期间因病保外就医，现在再次犯了事，不管逃到哪儿，恐怕警方都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他想来想去，认定只有老麻才能救自己。

父亲就给老麻去了电话。

电话那头这次没有沉默。

父亲颤声禀告了工厂被查抄的经过，老麻说他知道。父亲说他躲在一个地方，老麻说他知道。父亲说，他是带着女儿一道逃走的，老麻说他知道。父亲还要往下说，老麻打断了话头。老麻说他都知道了。

老麻让我父亲过去见他。

“什么时候？”

“嗯，就现在吧。”

“我一个人？”

“嗯，就带你女儿一道吧。”

父亲带我坐出租穿过城郊直奔市中心，我们在一幢挂有“天外天娱乐总会”招牌的高楼前停了下来，父亲上前跟等在门边的一个身穿保安制服的人打声招呼，我俩跟着这个人，从侧门乘电梯上到顶层，有扇透明的玻璃门挡在面前。保安拿出磁卡，打开这道门。接着，我们又穿过两道同样用磁卡才能打开的门，沿着一道红地毯长廊过去，前面是一间大屋子，从半敞着的紫红色木门看去，有个人坐在一张大办公桌的后面。父亲对我小声嘀咕了一句，他说这个人就是老麻。

我跟着父亲走进屋里，见到了老麻。

说实话，我有点儿意外。

老麻看上去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

老麻的模样，跟我在电视新闻和街上看到的那些穿戴体面的成年男人，没什么不同，稍有区别的是，老麻神情十分安详平和，似乎比别人更加平易近人，这就是我在一瞬间对眼前这个老麻的直观感觉。我站在那里，很难把想象中青面獠牙的老麻，跟眼前这个和蔼可亲的中年男人，化作同一个人。我有点儿不明白，父亲干吗一听这个人的声音，就诚惶诚恐，战栗不安。

老麻微笑着招呼我坐下，然后，他转脸微笑着招呼我父亲，他让我父亲也坐下来。可我父亲不但没坐，反而把身子站得笔直。

这两个人一个站着，一个坐着，说起话来。

父亲说对不起我给您添麻烦了。

老麻微笑着说没什么的不要紧。

父亲说您说过天大的事您都能顶着都该来找您的。

老麻说我是说过这话。

父亲喘口气，说自己只剩下不值钱老命和可怜女儿，如果再给机会，不管是做什么，一定发奋拼搏做出优异成绩以作报答。

老麻微笑着说当然可以。

老麻说完，朝我看看，随后嘴里“嗯”了一声。

我看见老麻打个手势，有个穿保安制服的人进屋来，让我跟他走。我看见父亲朝我把头直点，便跟着这个人进了另一个房间。我按对方吩咐，在一只三人沙发上坐下来，沙发跟前是张木质茶几，上面放有一盘奶油面包之类的点心。这个人指指屋里的另一个门，说那里有一间浴室，里面的浴缸热水已经放好。接着，他告诉我说，我父亲还得耽搁一会儿，吩咐我吃完点心，不妨再洗个澡。

我感到肚子确实饿了，便吃完了那盘点心。

接着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

这时我父亲过来了。

父亲让我去见老麻。

“干吗？”

“是他提出见你的，说要跟你单独谈谈。”

我问父亲，老麻找我会谈些什么，父亲说老麻已经答应给他一份差事，可具体是什么尚未确定。父亲说据他猜测，老麻也许是想把新的重任交给他，但鉴于刚出过那么大的事，心里肯定有点儿犹豫不决。父亲认定老麻找我聊会儿天的真正

目的，是想听听女儿对父亲的看法，然后再拍板做决定。

父亲叮嘱我见了老麻，态度好一点儿。

父亲说这关系到他整个后半生的前途命运。

我就去见了老麻。

我重新进了那间大屋子，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我正疑心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时南边那堵墙发出“吱呀”一响，我转身拿眼细看，原来那堵墙上竟然隐蔽着一扇门。随后门打开了，我看见老麻头发湿漉漉的，穿着一身浴衣，从里面走了出来。

老麻朝我笑了笑，他问我父亲眼我说过了没有，我点点头。他笑着又问我洗没洗澡，我又把头点了点。

“好啦，我们开始吧，你把衣服脱掉。”

“你说什么呀？”

“我让你把衣服脱光。”

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真的听错了。

老麻重复了刚才的话，他让我脱去衣服，一件也别剩。

我愣在那里被吓坏了。

老麻声称这是跟我父亲的一笔交易。

“不可能！”

“是这样的。”

“你撒谎！”

“嗨，这是真话。”

老麻掰起指头，耐心地向我算起一笔账。他说“麻事达”调味品厂被查封捣毁，共损失了三百多万，这都是我父亲借他的。他说我父亲此刻已经一文不名，哪怕一辈子做牛

做马，也无力偿还这笔巨大债务。依他的看法，我父亲只能拿自己的亲生女儿做抵押，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我听着听着，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让我害怕的并不是老麻的这些话，而是他说话时的那种一成不变的笑容。他脸上老是带着这种令人心悸的微笑。刚才他披着浴衣从墙门中出来跟我亲切地打招呼时，微笑着。他无耻地让我脱光衣服时，微笑着。他重复这句肮脏的话时，微笑着。他厚着脸皮向我声称这是跟我父亲的一笔交易时，微笑着。包括他卑鄙地掰着指头，仔仔细细地替我父亲盘算欠下那笔巨额率债应该怎样偿还时，也微笑着。

面对他的微笑，我真是不寒而栗。

我的心差不多缩成一点大时，有个念头一下子钻了出来，我想我只能硬下心肠斗一斗，赌赌今天的运气了。

我朝微笑着的老麻大声吆喝起来。

我让老麻收起他糊弄人的鬼把戏，我说，这个厂是你开的，后台老板是你，我父亲仅仅是个冒名厂长，他什么主都做不了，什么责都不能负。我说，你不能昧着良心，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我没想到，老麻面对我的厉声斥责，依旧微笑个不停。老麻微笑着承认我说的全是实情，他说令人惋惜的是我口说无凭，因为他持有包括我父亲亲笔借条在内的各种证据。接着，他微笑着向我端出了准备处置我父亲的两种方案，他声称既可以按法律程度，随时送我父亲进监狱，呆在里面一辈子直到把牢底坐穿，也可以用黑道规矩，指派杀手将我父亲瞬间五马分尸、焚骨扬灰随地泼洒。他还微笑着赞叹说，我最后这句话算是说得对极了，他老麻自打走出监狱

跻身目前的行业那天起，从来都是昧着良心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一不做二不休的。

我跳起身子往外逃，可是门从外面锁上了。我抓住门把手拼命用劲，怎么也拧不开。老麻拿眼看着我在门前折腾，坐到了沙发上。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劝我，他要我别这么白费力气，还是乖乖地跟他合作为好。我把头直摇，依旧拼命拧那只黄铜做的该死的门把手，我拧来拧去，把一双手拧得滚烫，我松开手，看见掌心里起了两个鲜红的血泡。我拿舌头舔舔它们，忍不住又拿手去拧，这次血泡磨破了，疼得我一阵撕心裂肺。看到我痛苦得咬牙切齿的样子，老麻哑吧着叹息了两声，随后，他张开大嘴，哈哈大笑起来。

在老麻的狂笑声中，我返身一蹿，攀上了靠东边那堵墙壁上的高窗。

我没想到自己一下子能蹿这么高。

东边这堵墙是一堵朝外的墙壁，我攀跃而上的这扇窗户，直抵着天花板。我隔着窗玻璃往外探了探，我眼睛有些晕，稍过片刻我看清楚了，我呆的窗口离地面大约有十几层楼高，下面是一条人行巷道。

我拿肩膀抵开窗玻璃，转头警告老麻说，假如他再打歪主意，我就从这儿一头栽下去。

我看见老麻微笑不止的那张脸皮，陡地抽搐了一下，然后，笑容从那上面一点一点地开始消退。

老麻不再笑了。

老麻真的不笑了。

他竟然哭丧着脸，跟我说起他此时此刻的想法来。

老麻告诉我，他最怕的就是我的这一招。他承认自己臭名昭著，早就被警方盯住不放，他说他是凭着大笔金钱再加心黑手辣再加狡猾多变，才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对他的各种犯罪指控。他说，假如我这么往下一跳的话，可就把他给彻底毁了，人们会把视线从我跌得血淋淋的身子上，扫向这扇窗口，然后将他抓捕归案。往下的结局谁都能想象：铁证如山，罪不容赦，他的脑袋将被一颗擦得滚烫的子弹，打得粉碎。

我没想到老麻会说这些话。

要命的是，老麻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想要说的。

我甚至觉得，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我的脑袋有些晕乎乎的，我告诫自己，千万别轻信眼前这个诡计多端的家伙，我慢慢控制住了情绪，镇定下来，我问他打算怎么做。

老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而是重复起他刚才说过的那些词句。他说他最怕的就是我往下这么一跳，那他就整个儿给毁了，他说他自打走出监狱跻身现在的行业，历经风险吃尽辛苦，此刻他冷静下来经过仔细掂量反复选择，他宁可收敛起可耻的欲念，也不愿意让身家性命连同所开创的业绩，就这么毁于一旦。

老麻声称，他决定取消我父亲欠下的债务，双方就此了结，两不亏欠。

随后，他打开身后的保险柜，从里面掏出了一叠借据，他挨个大声念了一遍，依次递近到跟前。我借着窗户的光亮拿眼瞄了瞄，一点不错，确实是我父亲的亲笔字迹。

老麻用打火机点燃了借据，火苗一蹿而起，稍过片刻，慢

慢熄灭了。老麻朝我做了个手势，他的意思是让我从窗户上下来。

我看看老麻，再看看烧成灰烬了的我父亲的借据，那一刻我的真实想法是，也许老麻说得对，事情应该是这么一种结局。

我挪动着身子，跳回到地上。

我看见老麻绷紧着的面皮，再次陡然抽搐了一下。

突然，微笑回到了老麻的脸上。

老麻竟然又像先前那样，微笑起来。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我轻信上了当。我真的明白了：这个该死的家伙刚才所说的一切，全都是谎言。

可惜我醒悟得太晚了。老麻这个衣冠禽兽，这次彻底撕开了伪装。他没等我喘口气，就用暴力，连同那种瘆人的微笑，活活地蹂躏了我。

## 11

我咬牙挣扎着，好不容易才回到了住处。我跟跄身子，一头栽倒在床上，发出了重重的“扑通”声响。

随后，我听见屋内又是“扑通”一响。

这是我父亲，他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他说他害了我，很对不起我。

我闭上眼睛，我不想听到任何人跟我说话，尤其是我父亲，还有他嘴里刚刚说出来的这些我觉得非常混账的话。

我父亲喋喋不休地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他说他也被老麻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牲给骗了。他说，他没有跟老麻谈过用亲生女儿抵债之类的肮脏交易，根本就没有过什么交易。当时父亲只是恳求老麻再给他一个机会。父亲说，对不起我给您添麻烦了，老麻说，好啦这话你刚才说过啦。父亲说，您说过天大的事您都能顶着都该来找您的，老麻说，好啦这话你刚才也说过啦。父亲说，只要您给机会我一定奋力拼搏做出优异成绩以作报答，老麻说，好啦这话你说过多少遍啦，你存心想把我累死怎么的？父亲说，我只剩下不值钱老命和可怜的女儿了，老麻说，好啦好啦，你该去歇歇了，你让你女儿到我屋里来吧。父亲问，您叫她来做什么呢？老麻说，我跟她聊会儿天，我想听听她对你这个当父亲的是怎么个看法。

父亲告诉我，我被带进另一间屋里吃点心洗澡那段时间里，他和老麻说的，就是这些。

父亲说他的话，句句真实。

父亲说，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呀，我怎么会存心坑害你，干那种缺德事呢？

我蜷在被子里，咬紧牙关不吭声。我想我一定把被子给咬穿了，我的两只上门牙一下子陷进了咬破的布洞里，破布的边缘从牙缝处勒进去，疼得我无法忍受。我肉体上的疼痛跟我心里的创痛搅混在一起，我不知道有多少苦楚都聚集到一块，泪水一阵又一阵涌上来，再流出去，把被子里面差不多弄得全湿透了。

父亲见我不应答，又改口声讨起老麻来。

父亲开始追溯老麻的罪恶历史。他说老麻干这种畜牲不

如的事，是有前科的。

老麻当初犯下的事，跟新闻媒体披露的那些腐败分子，没什么两样，连具体细节也差不多，不外乎身居高位利用职权，帮人贷款提官批地走私，收贿送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等等。我父亲认定，老麻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同的，他说老麻如果当时能管住自己的欲念，不犯那种老毛病的话，根本不会马上栽倒。我父亲说，尽管老麻有随时被揭露的危险，但绝对不是他犯事的那次，肯定要等一段时间，也许逃过那一劫，老麻从此就能安然无恙。我父亲的意思是，老麻患有一种猥亵未成年幼女的病，老麻上次犯事，其实就是这种要命的病，让他栽了跟头。

那次老麻帮一家公司批了一片廉价地皮，对方派人送来一只真皮公文包，里面是三十万美金。依照我父亲的理解，这是投桃报李皆大欢喜的事，没有理由出什么纰漏。可事有例外，那天来的是个年过四十的女职员，她开车顺道去学校接了女儿，再往大院这边来。本来女职员是叫女儿呆在车子里等着的，可小姑娘闹着要跟上楼，结果，娘儿俩手牵手走进了那间宽大的办公室。老麻收下了真皮公文包，他请女职员到隔壁稍作等候，说想跟她女儿单独聊会儿天。

老麻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糟蹋了那个小姑娘。

那个女孩正读初一，刚满十二岁。

我父亲说女职员事后变成了一只平静而疯狂的母兽，她一声未吭地领着女儿回家，没向外界提女儿被糟蹋一个字儿，即使后来老麻关进监狱时，她也没有揭发这桩丑行。父亲说她用半年时间，整了老麻一大包材料，都是经济方面的确凿

证据，她拎着这包东西去了北京。上边直接派了人来，隔离，抄家，讯问，把老账新账统统翻开，老麻栽了。

父亲嘟嘟囔囔地说到这里，停了下来。随后，他说话的声腔，变得非常清楚了。

父亲要我别向警方举报今天的事。

父亲恳求我千万别这么做。

他说一旦惊动警方，老麻绝对会咬他。他说自己已经这把年纪了，新案旧案一起压在他头上，肯定会要了他的命。

父亲说完，又跪直了身子，想要我答应他。

我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又能说什么呢。

我当然明白，最后这几句话，才是我父亲今天真正想说的。

想到这点，我的身子又抽搐起来。我知道我现在咬破嘴唇了，那儿真是疼得要命。我心里的苦楚再度翻搅成一团，我的头脑昏昏沉沉，我的身子和我的心，有一种累到极点了的感觉。后来，我就这样睡着了。

我醒来时，父亲不在床前了。

这时天已经黑透了。

我是被窗户沙沙响声惊醒的。

我屏住呼吸，侧耳细听，这种石子敲打窗户的声音，我非常熟悉。

我认定，这是马道钺，我想他此刻一定站在窗外。

我翻身而起，打开了窗子，外面没有人。我压低声音，轻

轻地叫了两下，没有人应答。

我等了好一会儿，失望地准备回床上，就在这时我发现窗台上压着一张白纸，我将它拿在手里，关好窗户，门上房门，打开灯，白纸上果然是我熟悉的歪歪扭扭的字迹。

马道铨在纸条上说，他傍晚看见有形迹可疑的人在附近转悠，他让我再等等，过了半夜以后，到老地方见面。

我躺在被窝里，怎么也睡不着。我开始数数，我差不多数了几十万下，挨到了半夜。我悄悄起身，抽开门栓，蹑起脚步出了门。一走进黑暗中，我放开脚步打算朝那边狂奔，可我刚一迈步，左脚的拇趾就被路边的一块尖硬的石头碰破了，我只咧了咧嘴，竟然不再感到脚拇趾疼。我明白此刻我受的伤太多太多，把局部伤痛给遮盖抵消掉了。一路上我跌跌撞撞，不知绊倒过多少回，所幸离我们原来的住处不远，我很快就跟马道铨见了面。

没等我开口，马道铨就说了他是怎么找到我那儿的。

他说他是在“天外天娱乐总会”楼下看见我的。

他就打了辆出租，跟在后面，一直到我现在住的地方。

马道铨没详细说他离开我以后的事，他概略地告诉我，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但揪住了陷害他的那个假钞贩子的尾巴，而且还摸到了对方的老巢。

他说就是本城赫赫有名的“天外天娱乐总会”。

马道铨坚信他基本弄清了那幢楼里的底细，他说除了假钞，还有贩毒绑架拐卖杀人淫乱等等，里面藏污纳垢寡廉鲜耻损绝人伦丧尽天良，简直把人间的坏事全部做绝了。

他气愤地说，那幢十六层高楼，应该跟盘踞在里面的那

些人渣一起，被一包炸药崩上西天，粉身碎骨。

马道铨说到这里，做了个停顿，接着，他声称他准备好今天下午闯进大楼的，他说，他按照假钞贩子的活动规律，悄悄跟着对方到了“天外天娱乐总会”楼下，正当他紧跨一步准备朝那家伙出手时，我父亲扶着我从里面跌跌撞撞出来了，他赶紧收拢身子，改变了计划。

他说他本来打算去见老巢里的最大头目，面对面做一番较量的。

他说这帮地下团伙的最大头目，名叫老麻。

他真的向我提到了那个该被千刀万剐的老麻。

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我就把什么都对马道铨说了。

马道铨没有说话。

他一个字也没说。

夜色很浓很浓，在我俩之间结成了一道厚厚的屏障，我看不清他的脸色，更不知道他此刻想了些什么。

我知道我的话说得太多太快，我的泪水流得太急太猛，我的眼睛一片模糊，我的头脑整个儿地混乱了，我一次又一次地走神，结果连马道铨走了，我都不知道。我说着哭着，突然发现对面空空荡荡的，我停了下来，随后喊了一声，又伸手朝前往黑暗里探了个空，这才明白马道铨已经走了。

我甚至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返回去的，我只知道我摸回了屋子，栽倒在床上，先是怎么也睡不着，后来便开始做梦。

我做的又是那个噩梦。

一开始还是那样，我站在廊道上的窗户跟前，看着吴廓

生在瑟瑟寒风里点燃汽油烤火，他嫌火不够大，端起瓶子直接往火上浇汽油，大火往上一蹿，我的眼前变成了一片火海，有人马上在火海中手舞足蹈起来，我不用想就知道这个人不是吴廓生，也不是我父亲，而是马道铨。的的确确是马道铨。往下，我的梦境变了，燃烧着的房子不见了，大火也不见了。大火不是一点一点地熄灭，而是逐渐变红，变黄，变白，变亮，大火变成了一片耀眼的炽热的光亮。

我瞪大眼睛，原来那其实不是一片光亮，而是一块烧得炽亮的铁烙板。

铁烙板热力蒸腾喷射着灼人的锋芒。

炽热的铁烙板就横挡在我的面前。

马道铨正在铁烙板的那一头，身子急促旋转挪腾，翩然而舞。

我突然发现，这会儿他没穿鞋子，他也没穿袜子，他光着一双肉脚。

马道铨竟然赤着脚，在灼热的铁烙板上踏着欢快的节奏，跃动个不停。

我看得清清楚楚，马道铨赤脚在烙板上跳舞。

我发现马道铨也看见我了，他举手向我招了招，在焦灼的烙板上迈开了他的两只肉脚，他一步一个脚印，按照回荡在我耳边的那种旋律，朝我跟前踢踏而来。

我听见了烈焰燎烤脂肪的“吱吱吱”的声响。

我嗅见了令人作呕的焦糊了的人的肉体的味道。

我想冲跳过去阻拦马道铨，可身子被困住了，怎么也动不了。

我要向马道铨拼命吼叫，可嗓子噎住了，怎么也出不了声。

这时，我反而听见有人朝我大声吆喝起来。

我终于醒了。

是我父亲把我弄醒的。

阳光透过窗玻璃射得室内极其明亮，有一束炫目的光芒恰好照在我的脸上，我刚睁开眼睛，立刻像有马蜂迎头蜇下来似的，两颗眼珠又疼又涩。我赶紧把眼睛闭上，过了好一会儿，这才慢慢睁开。

我看见父亲正背对着太阳，朝我手脚挥动，不断比画。

他的嘴里嚷嚷个不停，朝我大声吆喝着。

父亲的话吓了我一跳。

他说马道铨绑架了老麻。

我父亲说，马道铨身带炸药包进了“天外天娱乐总会”，绑架了老麻，他声称将炸掉那幢十六层大楼，跟老麻同归于尽。

一瞬间我以为我还在梦里，但是我发觉身子能动弹了，而且已经在床上跳坐了起来。我拿眼看看窗外，太阳鲜艳明媚，升得老高，阳光好得像一匹金黄色的柔软无比的绸缎，从透明的窗户那儿散漫进屋，铺展到床头，披在我的身上。我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明亮清楚，我所听见的每一个字，都那样清晰无误。

父亲要我立即赶到“天外天娱乐总会”去。

尽管我根本不相信父亲的话，但我还是迅速穿好衣服，跟着他往那边赶。

在路上，父亲解释说，是老麻派人来向他通报这件事的。父亲说，马道铨走进老麻的办公室，解开了衣服扣子，里面是贴身绑好的一串炸药包，马道铨手抓着引火拉线，命令老麻往外打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打给警方，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新闻媒体。马道铨说一句，让老麻重复一句，他让老麻告诉警方和新闻媒体他的名字，以及往下打算要干的事情。

老麻只好按照他的吩咐做，打完这两个电话，老麻问马道铨，他可不可以再打一个。马道铨说可以，老麻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手下，让他来找我父亲，马上赶过去。

老麻认定，只要我父亲和我到了现场，也许能救他的命。

老麻是从马道铨的话里，发现这一线生机。马道铨在厉声历数老麻犯下的滔天罪孽时，最后提到了我的名字。老麻突然回忆起来，我父亲以前曾提到过马道铨，他又咂摸了一下马道铨说我名字时的口气，觉得关系非同一般，决定不妨这么试一下来挽救自己。

我和父亲在“天外天娱乐总会”附近一个电话亭前停住，父亲赶快抓起电话拨号码，他朝我做手势，说线路拨通了。

我满腹狐疑地接过话筒，就在这时，我看清楚了大楼附近的异常情况，到处都是头戴钢盔身穿橄榄服的防暴警察，我还看见好几只电视摄像机打开了镜头，跟警察手里的黑洞洞的枪口一样，从不同方位，瞄准了大楼。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相信我父亲的话，并不是因为他经常说谎，而是有个我尚未解开的谜团，就是马道铨怎么轻而易举地上楼走进老麻的办公室的。我昨天刚进过楼，知道得

很清楚，大楼的底层有戒备森严的保安，随后是监视严密的电梯，接着是用磁卡才能打开的一道又一道玻璃钢安全门，马道钺到底是凭借什么跨过这些难以逾越的屏障，直接出现在老麻这个人间恶魔面前的呢？

我还在乱想，话筒里有了声响。

我侧耳听了听，是我非常熟悉的声音。

电话那头，真的就是马道钺。

我对着话筒叫了起来。

马道钺也在那头叫了起来。

随后他冷静下来，他说他在即将离开人世之前，最后能听到我的声音，感到非常满足非常幸运，他一点儿也不后悔。

我听他说要放下电话，再次叫起来，我让他等一等，我有话要说。

马道钺停下来，等着，可是我脑袋忽然一片空白，竟然忘了刚才想说的是什么，我不敢老是这么沉默不语，惶急之中，我只好问他是怎么上楼的。马道钺回答说，非常简单，他按照那个陷害他的假钞贩子的活动规律，跟踪到大楼附近，出手揪住对方。他解开衣扣亮了亮绑在身上的炸药，将引火拉线拴在那家伙身上，随后，两个人就肩并着肩，一路亲密无间般地说着话，畅通无阻地上了楼。

这时我记起我想说什么了。

我要马道钺把老麻交给警方处置。

马道钺说绝对不行。他说老麻在正道黑道两个地方都呆过，在正道上时地位显赫威风凛凛，在黑道上时张狂跋扈心地歹毒，这个世间少有的恶魔此刻既有钱又狡猾还有手段，什

么都敢收买，什么也都能收买。马道铨举例说，最近老麻曾牵进了一桩买凶杀人案，本来是死定了，可是侥幸逃生的受害人却竟然在法庭上临时改变了证词，结果让死有余辜的老麻逃脱了法网。马道铨又重复了昨晚跟我说过的话，说像老麻这种人渣，应该跟属于他的这幢肮脏不堪的十六层大楼，一道炸上西天，粉身碎骨。

我告诉马道铨，这次情况不同，老麻绝对逃脱不了，绝对死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将公开揭发他对我犯下的暴行，我发誓绝不会在法庭上改变证词，谁也收买不了我，还有，哪怕我父亲再次跪在地上求我，把头磕得砰砰响，我也不会放过这个魔鬼。

说完这些，我停顿下来，想听马道铨怎么说，可是电话那头没有吭声。

我心里一急，思路反而清晰起来。我说，哪怕将老麻刀砍枪杀，剔骨剥皮，死十次二十次一百次，也是罪有应得。不过，依我的想法，像老麻这种人渣，是不值得任何人陪着他一道死，为他当殉葬品的。

说着，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告诉马道铨，他根本没有必要搭上他的一条命，他不该跟老麻这种人渣，同归于尽。

我听见话筒里传来了一声重重的叹息。

马道铨说晚了。

马道铨说他已经欠下血债，必须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了。

他说他刚才杀死了两个人。

马道铨杀死的第一个人，是假钞贩子。他俩乘电梯上楼，经过最后一道玻璃钢安全门时，马道铨提前解开了那人身上

的引火拉线，那家伙趁势拔刀下了手，可马道铨早有防备，闪身避过刀刃，反转手腕一刺，捅进了对方左胸心脏部位。

马道铨杀死的第二个人，是守在玻璃钢安全门前的保安。那人等不及拔出开门的磁卡，直接扑过来，最初马道铨并没打算要对方的命，可是，尽管他有一米八五以上的个头儿，却根本不是那个训练有素的保安的对手，被那人死命掐住了脖子，他先是一口气卡住出不来，后来两颗眼珠快要迸出眼眶了，随后大脑也在瞬间失去了控制，连他本人也没法弄清楚，是如何拿刀捅倒保安，救了自己的。

马道铨说，现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与罪大恶极的老麻同样经由法律程度，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枪决；一条是，立刻拉响身上的炸药包，跟这个罪孽深重的人渣一道化成灰烬。

马道铨问我，假如是我的话，应该做怎样的选择。

我当然选择第二条路。

我想，不管放在谁的身上，都会选择第二条路。

马道铨也没法例外。

这话我差不多要脱口而出了，可是，我的舌头在嘴巴里打了个滚，说出来的，却是另一个意思。

我让马道铨等我半个小时，再回答他。

他问干吗要这么长时间，我说半个小时后给他打电话，再告诉他原因。

听我这么说，马道铨爽快地同意了。

我说：“马道铨，你没忘掉我们的诺言吧？”

马道铨说他没忘。

我要他在电话里重复一遍。

他说：“我俩之间，说真话。”

我问：“马道铨，你刚刚答应我的，是不是真话？”

他说：“当然是真话。”

我放下话筒，看也不看等在旁边的父亲，拔腿朝大街那头拼命狂奔。我疯了似的这么做，是想找个懂法律的人问问，以马道铨目前的处境，到底还有没有救。我跑过市中心，才想起舍近求远了，刚才“天外大娱乐总会”楼下有的是警察。不过，这会儿我再返回就不划算了，于是我一直向前，进了市里最有名的那家律师事务所。

我气喘吁吁地找到头牌大律师，我刚说几句，对方就打断了话头，说：“天外天娱乐总会”发生的事，这会儿几乎全城尽知了，他引经据典地分析说，假钞贩子尽管触犯了刑律，但犯的并非死罪；那个保安也许是个无辜之人。即使退一万步，两人都是死有余辜的罪犯，也得经由法律审判，任何人都无权处死别人，哪怕对方真是该死的家伙。说到这里，大律师的话利索起来，他直截了当地说，马道铨是生是死，要害就在这两个人身上；如果两人被杀死了，马道铨免不了被判极刑；如果两人身受重伤但还活着，马道铨将受到法律惩处，但罪不致死。

我掉转头，用同样的速度往回跑，在刚才那个话亭前，我看见父亲从附近一间小屋里把头探了一探，朝我走过来，他简直换了个人似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父亲说那间小屋是警方的现场指挥部。

父亲说他刚刚跟警方洽谈过，双方达成了共识。

我父亲告诉我，警方已经承诺，可以免除或减轻对他的处罚，前提是他必须以功抵罪，说服马道钺停止危险行动，走出大楼向警方投降。

我对我父亲说的话，没有任何兴趣。

我最关心的，是假钞贩子和保安到底死没死。

我父亲说他俩没死。

我父亲告诉我，其实马道钺看错了，他拿刀都没捅着要害，两个人全都活着，不过身上的伤势确实很重，但没有生命危险。我看看父亲的脸，上面满是笑容。我拿不定他这话是真是假，决定找警察核对一下。我正要朝小屋走，被父亲拦住了，他说两个伤员此刻就躺在小屋旁边的那间大屋里，医生不久前才赶到，正在做现场抢救，我不妨去亲眼看一看。

说完，他领着我，朝那间大屋走过去。

到了门口，父亲让我稍等，随后他推门进去了，我耐心等待了一会儿，父亲出来了，他说手术正在顺利进行中，医生说两人经过及时抢救，都将安然无恙。不过，医生现在不让任何人进去，连警察也不让进，父亲说手术是在最里面的那间屋进行的，刚才他在外间打着手势苦苦哀求，差不多跪在了地上，人家才破例让他往里面伸了一下头。

我问父亲看清楚了没有。

父亲说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向我描述了里面的情景，说两张临时手术台是平行放着的，每张手术台医生连同护士都是八个人，两个伤者的头部插满了长长短短的橡皮管子。接着，父亲还向我转述了他无意中听到的那声惊叹，惊叹是左边那位执刀医生发出的，看样子被手术者是那个假钞贩子，执

刀医生叹息的意思是，假钞贩子受的刀伤，离心脏很近很近，只差一根线的距离，要是再稍稍近一点的话，人就没法保住了。

我悬在嗓眼处的那颗心，一下子放回了原处。

我奔回话亭，拨通了马道铨。

我一口气说了想说的话。

马道铨有点儿犹豫不决。

他不太相信假钞贩子和保安没死。

我说：“马道铨，是我呀，这是我在跟你说话呀。”

我说：“马道铨，别忘了我们的誓言：我俩之间，只说真话。”

我说：“马道铨，我说的全是真的。”

马道铨总算松口了。

他答应听我的话，按照警方的吩咐，卸掉身上的炸药包，走出大楼。

我放下话筒，像是放下了千斤重担，身子一下子松弛开来，人瘫软在地上。

我迷迷糊糊感觉到，我父亲低头朝我看看，他似乎没有搀扶我，而是快步离开了。我打个激灵醒过来，看见我父亲进了那间小屋。

我一下子站直了身子。我想不通我在干吗，我笔直地朝小屋旁边的那间大屋走去，走到近前我明白了，我是想进去，亲眼看一看抢救的场面。

我推开门，外间空空荡荡。我敲了敲里间那扇门，没有回应。我推开门，光线暗淡，我定了定眼神，看到里面放着

两具尸体。

真的是尸体，我揭开蒙在上面的白布看了看，是早已僵硬了的两个死人。

我跳起身，冲出屋门，朝话亭奔过去。

已经晚了。

我看见马道铨押着老麻，到了大楼的底层。

马道铨在前，老麻在后，两个身子不是叠在一起，而是两边错开，有点像肩并肩的样子，正往门外走。

我腾跳着张嘴就喊。

我想让马道铨退转回去。

我宁可要马道铨跟老麻还有这幢乌烟瘴气的十六层高楼，一块儿粉碎。

我蹦得老高的身子突然被我父亲死死抱住，我没能喊出一句完整的话，被父亲拿手紧紧地堵住了嘴巴。

幸好马道铨看见我了，也听见我的话了。

他肯定明白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根本没有想到。

我看见马道铨左手揪住了老麻，右手拔出刀子，猛捅下去。老麻打个晃荡，跌倒在地，马道铨继续往下捅，他捅了一刀又一刀，鲜血上下溅洒，染红了两个人的衣服。

我的心也开始流血了，我想起了大律师的话，任何人都无权私自处死别人，哪怕对方真是该死的家伙。我再清楚不过，马道铨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中，面对朝大楼瞄准着的一片枪口，公然举刀杀人，会酿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时，枪声响了。

我牙咬脚踢甩掉父亲，冲过去，警察也围了过来，可我仍然抢先了一步。我看见马道铨倒在第三级台阶那儿，胸口直冒血泡，我扑近前去，拿手拼命按着，想堵住伤口，让血不再流，可是，我做不到，鲜血汨汨地一刻不停地继续流淌着。我很想告诉他，我是轻信了我父亲，才对他说了假话，我并不是有意对他撒谎，可是，我还是没法做到，因为马道铨的血差不多流尽了，他的眼神散乱，脸白得像张纸，早就听不见我说话了。我只好任凭泪水像暴雨一样如飞而下，泼洒在他脸上肆意横流。终于，马道铨聚积了足够精神，朝我深深地看了一眼，然后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他说：“好啦，就这样吧。”